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九卷

除蟒公，姓氏裡居皆不傳。少年任俠，好擊刺，父為人陷死，除蟒公年十六七，逃去，學於少林僧，十年而成。歸，手才甚仇人，抉其首，告父墓，遁居吳會空山中。久之，徙居鬆之峰泖間，築草屋兩楹，傭山民之田以自食。郡之南，朱涇者，巨鎮也，屬華亭轄。時天久旱，不雨者七閱月。天馬橫余之間，深山大澤，故有巨蟒二，數百年伏處，未嘗為人害，至是一蟒忽自山中出，至鎮之野，戕雞犬、嬰兒無算。蟒巨甚，盤伏農人田，禾苗盡偃，烏槍擊之不能中，反為蟒斃，官民惶窘無所計。邑令懸千金募力者斬之。鄰以公告，令乃具禮詣公。公年已六十餘，髮禿盡，見人不知寒暄，口訥訥若無所能者。次日，手一杖以出，至蟒所，蟒方仰首噴毒樹間，鳥皆墮落，公伺其不備，擊其首不中，急躍至百步外，蟒已及兩肘間，肘後衣寸寸裂矣。又回擊之，中其背，而蟒已繞公身六七匝，縛若巨力，幸一手向外，亟扼其頸。有頃，公狂呼一聲，手足划然開，蟒骨節皆裂，殲矣。令具千金為壽，造其廬，而公已不知所往。於是人始相傳誦為除蟒公雲。後廿年，雌蟒出求其雄，復至故所，噬人畜尤多。人爭思除蟒公，顧慮公年愈高，當不復在人間，或龍鍾非蟒敵。會有販湖綿者，言湖州中客狀，偵之，果公，聘不至。時涇民數百詣山中，環其居，日夕號，若申包胥之泣秦庭者。公曰：「吾服氣煉形，無求人世，冀百齡從赤松子游。今若此，不復歸矣。」乃出。手不持寸鐵，詢蟒所在，遽躍近蟒，蟒盤旋纏縛如前，仍以手握其領，騰躍去地尋有咫，居民皆閉戶惕息不敢出，但聞砰訇跳躍一晝夜。視之，人與蟒皆死。居民感其德，醮金尚公像，立祠祀之，題曰「除蟒公祠」。按：除蟒公英勇冠世，可與晉周子隱殺長橋蛟事並傳，矧得之手斃父仇之孝子，尤足增重。據喬氏傳贊雲，稽之郡邑志皆弗翔也。陋哉！

秀水王仲瞿孝廉儻負奇氣，文詞敏贍，下筆千言立就。在京師時，法梧門祭酒重其才，與孫子瀟太史、舒鐵雲孝廉稱為三君，作《三君詠》。適川楚教匪不靖，王之座師，南匯吳白化總憲薦王知兵，且以能作掌心雷諸不經語入告，嚴旨斥吳歸里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，卒憔悴失意死，識者悲之。按：錢塘陳退庵《頤道堂文鈔·王仲瞿墓志》云：「仲瞿好談經濟，尤喜論兵。嘉慶初，川楚不靖，總憲雲問吳公，君座主也，倚某相國。相國怙勢敗，懼罪及，因薦君知兵，以不經語入奏，冀以微罪避位，非愛君也。」此說直扶其隱。某相國者，和也。《墓志》又云：「君性豪逸，嘗於除夕攜眷屬，泛舟臯亭梅花下度歲。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，延海內善彈者，品其高下，其逸事大率類此。

舒鐵雲《瓶水齋詩集》《么妹》詩有序，略云：「水西土千總龍躍，其先以從討吳三桂有功，世襲斯職。予中苗之畔，幕府檄調領土兵來赴。適躍臥疾，懼逗撓，乃遣其么妹率屯練二百人，馳詣軍門從徵，前後凡二十餘戰，禽賊最夥。歲除葺事，獎以牛酒銀牌，令還本寨，而加躍軍功一級。妹年十有八，形貌長白，結束上馬，出沒矢石間，指揮如意，亦絕傲之奇兵也。凡苗以行第最稚者為么雲。」

陳裴之撰《舒君行狀》云：「君客黔西觀察王朝梧幕，會南籠苗反，大將軍威勤侯勒保檄觀察從徵，君為治文書，侯大賞之，數召至軍中計事。苗女從徵者曰龍么妹，欲以歸君。君辭曰：「非所堪也。」侯益深器之。夫么妹誠奇女子，附鐵雲而名益顯矣。」

偶閱王仲瞿詩，自注：「南籠之役，妖巫黃囊仙旗鼓最盛，時檄調雲南土練中，有龍土官之么妹者，美麗善戰，冒其兄品服，矛槍所及，禦一斃十，黃氏所部遂不能成軍，乃至成禽。囊仙者，蠻語謂姑娘也。」

據此，則當日么妹所獻之俘，亦一女子，尤奇。

有清一代，得三元二人。一長洲錢湘■，一臨桂陳蓮史，傳為科第盛事。常熟孫子瀟以乾隆乙卯二名鄉舉，以嘉慶乙丑二名登禮榜中式，殿試二甲二名進士，舒鐵雲、王仲瞿賦詩贈之，同用「臣無第三亦復無第一」之句，竊疑三元尚有二人，若孫原湘者，殆未必有二。

嘉興沈匏廬《交翠軒筆記》云：「宋何執中微時，從人筮窮達，其人云：『不第五否？』曰：『然。』其人拊掌大笑，連稱奇絕。因云：『公凡遇五，即有嘉慶，何以熙寧五年鄉薦，餘中榜第五人及第，五十五歲隨龍，崇寧五年作宰相。每遷官或生子，非五年即五月，或五日。』見《梁溪漫志》及朱■《可談》。

金田彥實，所居裡名半十，行第五，以五月五日生，小字五兒，二十五年，鄉、府、省、御四試，皆中第五，年五十五，八月十五日卒。見《困學齋雜錄》。

句吳錢海溪《履園叢話》去：「有楊沂秀者，貴州定遠人，嘉慶甲戌進士，幼時應童子試，縣、府、院考俱列第五，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，挑選陝西■縣知縣，制簽亦第五名，人稱為『楊第五』。

三事相符，古今如出一轍，尤奇。

清制：凡鄉試主考、會試總裁，皆硃筆親除。乾隆末年，有滿洲京卿八十者，每科必膺簡命。時純廟耄期倦勤，取其名僅四畫，便於宸翰也。

吳缶廬言，十數年前有湖南廩生樂樂樂，曾囑缶廬刻印。此印姓名三字皆同，章法殊難佈置。

今湖南巡按使劉幼丹，前於光緒中葉由翰林一麾出守，領袖益部，政號廉平。有妾虐婢案，尤膾炙人口。先是，州別駕某，僑寓蓉會，■室某氏，某官執拂妓也。官死，某納之，恃寵而驕，權侔女君焉。蓄一婢，姿首明麗，懼奪己寵，日凌虐之。輒鞭撲以百數，火針烙之無完膚，死而密匿諸野。事聞於鄰，鄰白諸官，往驗之，鱗傷宛然。太守聞之怒，將拘氏窮治之。適氏有身，弗即讞。既免，坐堂皇，廉得其情，擱之二十。飭別駕領歸軍東。按：《南史》：「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甚妒，帝聞之，賜休妾，敕與王氏二十杖。」太守執法，毋乃類是。一時輿論所歸，謂夫五馬之威能伏六虎。其風力得未曾有，而拄杖落手者流或感恩托庇於無形雲。

吳縣王楊甫夫人曹墨琴像印，橢圓形象牙印，直徑八分，橫徑六分強。左方刻時裝<門為>秀小像，右近邊刻「墨琴」二字，朱文。邊款云：「墨琴淑妹小影，菽子作。」按：陳文述撰《王井菽傳》云：「繼娶曹，字小琴，墨琴夫人弟梧岡女。」據此，知墨琴有弟字梧岡，而其兄不可考。

近人撰述有名《絳雲樓俊遇》者，專記河東君事，顧多所闕佚，雖載在《牧齋集》中者，亦弗能翔焉。偶閱昭文顧虞東所撰《周翁傳》，得一事絕瑰偉，亟節錄如左，以餉世之好談河東君逸事者：

翁字伯甫，姓周氏，芝塘裡人。形體魁碩，修八尺餘，不持寸鐵，以徒手搏人，出入千百群中，如無人也。然翁自謂以手攫搏，非能者事。嘗拱手鶴立，而侮之者倏忽顛躓，頭腫鼻豁，若有鬼神呵之，未知何術也。又嘗謂以力駕人，無力者當坐受困乎，因力於敵，而我無所用其力，斯至爾。邑中推大力者為陳氏子，能立水中以雙手迎巨艦，當風急浪湧，飽帆揚■，如矢直注，觸陳手輒止，無勇怯皆備其力。嫉翁之能也，欲得而甘心焉。倉卒遇諸隘，避之弗及，陳遽躡翁，致銳前撲。翁率繞陳左右，盤辟回舞。陳足蹴拳舉，盡力揮斥，卒不能近。久之，翁倏擲身空際，如疾鷹急隼倒攫凡鳥。陳驚顧，目未承睫，翁已舉身撞其胸，陳遂不支，頹然就傾，乃匍匐稽首，願稱弟子。大將某者，號萬人敵，聞翁名，延致之，願與角技，翁固遜。強之，笑曰：「請以數十氈氈藉地。」問何用，曰：「恐公僕爾。」大將怒髮，一擊不中。翁復笑曰：「公毋再擊，再擊僕矣。」大將者愈怒，再擊翁。翁大呼曰：「倒！」應口伏地，然未見翁之舉手也。由是延為上客，欲盡其技，顧弗能，乃厚贈遣之。時錢宗伯受之負海內望，卜居紅豆莊，客翁。翁止其莊者數歲。河東君者，宗伯之愛姬也，才名甚噪。宗伯故豪侈，重以文章致厚賄，投遺無虛日，所受金悉貯河東所。會宗伯適邑居，劇盜數十輩謀劫河東，因致其資。夜圍莊，勢張甚。顧重畏翁，欲先制之。翁方浴，聞變遽起，右足入褲

中，左未遑也。浴所仄，門半掩，盜數人挺槍入，翁攜尺許布擲其槍，數槍並落。徐約衣結帶，持槍奮呼出。盜震■失氣，免脫鼠竄。翁尾之，連刺數盜中要害。宅遼闊，盜眾，家人伏匿不敢動。盜益猖，或抉垣毀戶，直闖其室，凡四五處所，叫罵室中，索河東急。翁舍前所追盜，還擊室中盜，盜紛藉，殺一二人不止，後至盜眾。翁計河東倘被劫，雖強力者無能役矣。遂排闥負河東決圍出，匿之善所，還逐盜。盜失河東，莫能發所藏金，■去囊衣數十篋去。值翁還，爭棄擲道際，泅水脫命。盜既去，徐呼其家人收之，迎河東還，實不失一物。宗伯捐館，河東縊，翁去錢氏，浮沉裡間，最後客虞東大父所，年九十餘矣，兩目盡盲，猶倔強不扶杖，每飯盡升粟。翁言初得異僧指授，積二十年乃成。嘗屬虞東錄其法為《拳譜》一卷，後失去。又數年卒於家。無子，族子某嗣。虞東論曰：「錢宗伯以文章毀譽人，顧不一及翁，或謂宗伯欲秘其盜劫之事者近是，餘為表之，無使沒沒焉。」

蕙風曰：周翁誠大勇，其自謂力於敵，而我無所用其力，未足為其至也。其應變之識與智，不尤難能可貴耶。翁計河東倘被劫，雖強力者無能役；負之決圍出，匿之善所，而後還逐盜。當危機眉睫間，何輕重緩急之權衡至當也。夫河東信非尋常巾幗者流，其於精徒■央夫，必有以使之魄懾而不敢犯。然而挺蘭玉之芳潔，萬一稍激烈而遽摧隕，則後日勸忠、殉節兩大端，不獲表見於世，詎不重可惜哉，微翁孰拯於危而成其美也。嗟乎，歲月不居，英雄老去，翁當蔽明收視，卻杖強飯時，而回首昔年嗚呼叱詫、千人辟易之雄概，殆將何以為情耶。

又《虞東文錄》有書任三殺虎事，亦瑰偉可喜，略云：

歲壬戌，餘館大台莊黎氏。一夕，主人飲客，客皆短衣科跣，箕踞作牛飲，撞搪號呶，如沸羹焉。有任三者，年七十許，頭禿齒缺，猶勝酒數十斗。酒中，自言灤州殺虎事。

灤猝有虎入村舍，自晨至食，殺十九人，或折手足斷頰破腹出腸，旋棄去。復擇人噬，咆哮籬落間。民鍵戶竄伏，道無行者。三適有約，將過其裡，親故咸尼之。三慨然曰：「虎為患若此，雖無事，猶當赴之，況與人約而更為虎避耶。」遂挾二矢往。遇虎，發一矢中足。時虎方蹲大樹下，被矢怒甚，奮爪牙撲三。三竦踞樹巔，虎昂首望樹吼，葉墮地如密雨。三兩足帖樹枝，以手擦去其翳，徐抽矢注射，志其喉，鏃出喉間者數寸，虎捨地陷盡餘斃。三躍下樹，操空■過所約者。門閉不得入，亟叩之，大呼虎已斃，始啟門。備言殺虎狀，不即信。其鄰里數十輩，相約執械覘虎所。見虎伏地，猶惴栗莫敢前。一二悍者稍即之，輒反走。已而偵其果死，因共舁至隙地，剝其皮，鬻分之。於是知三之能殺虎也。

方三言時，客共屏氣注目，屬耳於三。三掀髯抵掌，且飲且談。餘壯之，且喜其靜客喧也，為之浮一大白。

《文錄》又有《中書舍人趙君行狀》：「趙君諱森，字再白，一字素存，籍常熟，雍、乾間人。賣文長安中，來乞者肩踵相望，新故紙積几案間以千計，歲用墨丸數斤。有欲羅致門下者，啖以好語，笑不應。嘗大書榜其壁云：『聖賢豪傑，是我做出來的，不乾命事；功名富貴，是命生成就的，不干我事。』」

昔人賣文托始子雲、相如。相如得千金，售《長門賦》；子雲作《法言》，蜀富賈人賈錢千萬，願載於書，子雲不聽，曰：「夫富無仁義，猶圈中之鹿，欄中之羊也，安得妄載。」見《論衡》。又《潛居錄》云：「子雲以賣文自贖，文不虛美，人多惡之。及卒，其怨家取《法言》益之曰：『周公已來，未有漢公之懿也，勤勞則過於阿衡。』」云云。自唐已還，賣文獲財，未有如李邕者。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頌，雖貶職在外，中朝衣冠，及天下寺觀，多齎持金帛，往求其文，前後受納餽遺，多至巨萬，見《舊唐書》本傳。杜少陵計《聞斛斯六官未歸》云：「故人南郡去，去索作碑錢。本賣文為活，翻令室倒懸。荆扉深蔓草，土鏗冷疏煙。」何斛斯翁之生涯寥落，一至於此。其無當於圈鹿欄羊，視子雲殆有甚耶。若韓退之諛墓中人得金，則訾次如苴何難矣。

蕭山湯紀尚《■■■文甲集》有書二俠，略云：俠者孫據德，蕪湖人，工畫山水，與蕭尺木為友。少借某客揚州，某以事係獄。據德思脫其罪，無資，懸所畫於市，連不售，憤甚，裂焚之。有過者於烈燄中攫一幅，委金而去，據德追還之。徒步歸蕪湖，盡斥產，得千金，卒出某於獄。遂焚筆硯，終身不復畫。同時歙人周翼聖亦工畫，居蕪湖，少負技擊。嘗獨行泰山，遇盜，行且及，周飛■喬僕盜墮水。縱之，投邸店。夜剝扉急，啟門，盜也。盜固逆旅主，周念無可逸，出勞之。盜喜，置酒，請為弟子。酒酣，周刺刺述生平任俠事。盜益喜，出金為周壽。晨熹微，周辭盜■履去，盜尾送數十里，喜極而悲，泣請曰：「某無賴，幸遇君，不然死矣，自今願易行。」周與指陳大義，且曰：「大豪傑無他，不諱過耳。」盜竭誠聽受，鄭重而別。

向來俠士皆勇夫，若孫據德者獨能以藝事行其俠，乃至斥產脫友罪，近於敦勵庸行者所為。即以俠論，亦加人一等矣。若夫周翼聖所遇之盜，何其遷善改過之果且速也。人孰生而為盜，甘心為盜者，往往老死不聞德義之言，乃至陷溺，終其身而不克自拔，詎不重可哀哉！

偶閱《延綏志》，有云：「崇禎癸未仲冬，闖賊陷延安城，留賊將河南人張某據守。明年五月，張某叛，闖遣悍賊名小瞎子者，率兵萬餘圍城。城破，將屠之，令已下矣，則索故所狎妓妙玉兒出，告之故。玉兒泣請收回成命，弗許，因盡出其所贈繡襦珠璣，蓬發囚首，匍匐以死請。賊意解，乃得免屠，城賴以全，坐罪張某一人而已。」此與光緒庚子聯軍之役，吳娘賽金花，自過於德帥瓦德西，保全東南宦族及廠肆書籍事略同。國變後，賽猶淪落滬濱。甲寅六月，嬰疾幾殆，方沉頓間，其老母年逾七十矣，為禱於某女巫。巫托神語決無患，謂夫夙種善因，事在十數年前。巫固駟婦，絕不省北都事，漫為無稽之言，乃與事實暗合。未幾，賽亦竟占勿藥，絕奇。

滬尹言，有人傳誦宗室瑞臣近作詩鍾句，帝時燕頤云：「高帝子孫龍有種，舊時王謝燕無家。」何言之沉痛乃爾。又滬尹舊作《黃山谷蠹魚分詠》云：「特派縱橫不羈馬，書叢生死可憐蟲。」亦渾雅。

相傳吳郡某方伯，清之季年，開藩江右。一日，在簽押房接見僚屬。值春陰，室稍暗，見方伯兩足一靴一鞋，咸駭異。明日再見亦如之。或審諦，則非一靴一鞋，乃襪一黑一白耳，顧襪黑特甚。微詢之侍者，則數日前甚雨初霽，方伯散步後圃，誤插足泥淖中，泥污其襪及脛，尚未經更易也。辛亥已還，方伯避地滬上，僦居一樓。方伯不輕下樓，非位望與方伯若，亦毋庸上樓。某日卓午，某巨公過訪，值方伯晨興，近案坐，著襪未竟，案陳寒具二。客至，方伯輟襪，起迎客，隨手置襪寒具上。客坐定，方伯從容著襪竟，自手一寒具，而以其一囑客，客亟敬謝弗遑雲。

常熟相國翁叔平，相國文端公子，濟寧大司寇孫文恪，大司徒文定公子，翁孫固通家，誼鳳厚。同治壬戌，兩公子同捷禮榜。文端以狀頭期相國，顧文恪，勁敵也。方意計間，俄文恪造謁，文端亟出見，禮貌彌殷懇。因語文恪：「世兄寓京日淺，於廷試規則或未盡諳悉。小兒幸同謫，曷暫移寓敝齋，俾晨夕互切磋。老夫公餘獲暇，亦貢愚一二也。」於是文恪移居翁邸，與相國共硯席，每日練習殿試卷，或作試帖詩。文端輒獎藉指陳，不遺餘力。未幾，殿試期屆。先一日，輟課休息。既夕，相國人內寢，文恪宿外舍。甫就枕，則文端出，與深談試事逾時許，始鄭重別去，文恪又就枕。頃之，則又出，問筆墨整飭未，筆堪用否耶。則就所書殿試卷餘幅，親為試筆，蟬聯如乾行。每畢一行，輒自審諦，謂老眼幸無花也。久之，試筆竟，又從容久之，乃曰：「明日試期，當及時安息矣。」匆匆竟去，則夜已逾丙矣。文恪仍就枕，稍輾轉反側，俄聞傳呼，促庖人進饌矣，促園人駕車矣，兼從■伺者皆起，語聲紛然。文恪竟不得寐，匆匆遽起，食畢，登車而去。是日以精神較遜，弗克畢彈能事。泊臚唱，得第二人，而相國以第一人及第矣。清之季年，朝野竟尚科第，尤醉心鼎甲，乃至耆臣碩望為繼體策顯榮，不恤詭道達勝算，晚近世風不古，不亦甚可慨哉。

乾隆王子科，侍郎吳省欽典試江西。榜發，士子有「少日豈能觀文字，欠金切莫問科名」之聯。見高安朱鐵梅《江城舊事》。

《江城舊事》引《續表忠記》云：劉彥廷家居，嘗乘畫舫，將之旁郡。岩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，索敵無偶。彥廷船尾一老嫗呼僧曰：「吾船上第七娘子來。」忽少婦帕首綺褶，面微紫，年可十八九，登岸與僧周旋者三。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婦，聚觀者大噪。婦曰：「少下。」僧如其言；婦曰：「再少下。」語未畢，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，仆地幾死，少婦神色不動。彥廷在船中覓几大笑。婦從容回船，解纜去。有識者咋舌曰：「此南昌劉大刀也，門下多蓄異人，禿■乃敢捋虎鬚耶。」

又引《明季北略》云：無錫秦燈，力舉千斤，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，往與之角。將柏木八仙台，列十六簋，果盒悉具，設酒二爵。秦燈隻手握案足，能舉而不能行，陳錫則能行，力較大矣，然僅數步而止耳。唯劉廷廷繞庭三匝，而爵簋如故，其力更有獨絕者。

又自注有云：廷廷妾二十餘，極燕趙之選，皆善走馬彈械。廷廷每出巡，諸姬戎裝，著小皮靴，跨善馬為前導，四勇士共舉刀架繼之，廷廷在其後。旁觀者意氣亦為之豪。

據此，則岸次蹴僧之少婦，屬虎帥擁紈之列矣。鶯燕導前，貔貅擁後，求之古名將中，得未曾有，而鶯燕即貔貅，尤奇。

《江城舊事》又有「葉節母以詩擇婿」一則，尤雅故也。略云：汪鞏雲《魚亭集》有《納徵》詩，自序云：軻孤且貧，賣文無所售，有南昌節母葉孺人者重予詩，延課二子。予病疫瘵死，命二子謹護予，獲更生焉。越一歲，察予之恪也，托媒氏字予以女，且曰：「吾以詩擇婿，請仍以詩為儀，他無所需。」於是敬賦《納徵》詩二章，因盛水師熊浣青往聘焉：

鏤金作鳳凰，兩兩張奇翼。欲盡茲鳥神，頗費工人力。

相許在高枝，桐花為結實。好風萬里來，文采共相惜。■

東南有嘉木，上生連理枝。雲中有好鳥，息此育華姿。

朱陽深照耀，錦翰互參差。請看雙飛翼，翱翔度天池。

世人擇婿多計家資，故貧士往往不得妻。若其破庸俗之見，別具藻鑒，雖丈夫難之，況婦女乎。軻為一時名下士，而貧不自振，憐才如葉母，可謂巾幗中之絕特者矣。

錢塘戴文簡數理最精，滿屋列小泥人，暇則為之推算，雲其成毀，亦如人生死也。相傳明萬曆間，內廷造觀音像大小各一，命日者推算：大像壽命不甚綿長，小像合受數百餘年香火。神宗敕大者供養禁中，小者龕置前門外市廟。迨崇禎甲申，大像為闖賊所毀，而市廟之像，俗傳簽卜最靈。乃至清之末年，猶香火甚盛，膜拜者踵相接也。則推算泥人，明人有能之者，不自戴文簡始。

北京前門城樓，相傳有狐仙居之。樓前窗■，今日此開彼闔，明日彼開此闔，累日未有同者。曩餘常川入直，前門為必由之路，留心規之，誠然。竊意地高風勁，窗■未經牢閉，自必因風開闔，無庸故神其說也。

有清一代，天澤之分甚嚴，往往繁文縟節，近於苛細，然亦有禮行自上者。故事：雖內臣奏事，主上不冠，則不進見。盛暑除冠，則有一小內侍捧立於旁，見臣下亦不用扇。俟一起畢，稍揮數扇，仍納於袖，再見一起。

內閣漢票簽處，壁懸橫幅一紙，為「攀龍鱗附鳳翼」六字。字徑三尺，而不署款，白紙黑字，印畫甚真。閱蔣荃生《忠雅堂集》，知為虞永興書。碑二片，在趙州■林寺，列東西墀。寺壁尚有吳道子畫水，贗筆也。又「攀龍附鳳」四大字，在今西安貢院，為虞世南書，係明時所翻。原刻四川中江岩上，曾訪之未得。按：已上二家所記，未知是一是二，當是永興此書，翻撫不止一處。韓氏云云，或誤奪「鱗、翼」二字耳。

金陵隨園有二，揚州亦有隨園，見前話。又關中羅賢亦有隨園。其自記云：餘闢地誅茆，偶有怪石，便疊為山；偶臨水，便濬為池；偶折柳，植而環之。有草不除，落花不掃。讀《易》其中，喟然歎曰：「隨之時義大矣哉，隨地而安之，亦隨地而樂之。孔子曰：『樂亦在其中矣。』」遂自號曰隨園雲。

見《無事為福齋隨筆》，則隨園有四矣。

崑山朱以載《多師集·楊九娘廟歌自序》略云：「《嘉定縣志》：『楊九娘性至孝，父命守桔槔，苦為蚊齧，不易其處，竟以羸死。土人立廟祀之。』」按：此與露筋祠事絕類，彼以貞，此以孝，後先輝映矣。

諸葛武侯在隆中時，客至，囑妻治面，坐未溫而面具，侯怪其速。後密規之，見數木人斲麥，運磨如飛，因求其術，演為木牛流馬雲。此說絕新，見明謝在杭《五雜俎》，不知其何所本也。

名士有潔癖者，至米海岳、倪雲林，殆蔑以加矣。閨閣中人亦多有潔癖。其尤甚者，《五雜俎》云：「汪伯玉先生夫人，繼娶也，蔣姓，性好潔，每先生入寢室，必親視其沐浴，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，畢事即出。翌日，客至門，先生則以■發辭，人咸知夜有內召矣。」似此潔癖，殆復不能有二。設令易釵而弁，庶幾駕米、倪而上之矣。

《五雜俎》云：「漢卜式、司馬相如皆入資為郎，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。蓋亦當時開邊治河，軍國之需不足，而取給於是也，然止於為郎而已。至桓、靈時，始賣至三公。」按：清制，捐納一途，京官亦至郎中止，庶幾媲美西京，賢於東漢末造遠矣。然而桓、靈時之三公，特誦言實耳，君子謂其直道猶存也。

機器製造，吾國古亦有之。璇璣、玉衡，以齊七政，萬世巧藝之祖，無出歷山老農矣。皇帝之指南車，周公之欽器，其次也。公輸之雲梯，武侯之木牛流馬，又其次也。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，乃造一器，不因風水，施機自運，不勞人力；又造千里船，於新亭江試之，日行百里，及欽器、指南車之屬，皆能製造。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台，三十六戶各有婦人，手各執鎖，才下一關，三十六戶一時自閉；若抽此關，諸門皆啟，婦人皆出戶前。唐馬登封為皇后制妝台，進退開合皆不須人，巾櫛香粉，次第迭進，見者以為鬼工。元順帝自制宮漏，藏壺櫃中，運水上下。櫃上設三聖殿，腰立玉女，按時捧籌。二金甲神擊鼓撞鐘，分豪無舛。鐘鼓鳴時，獅鳳在側，飛舞應節。櫃兩旁有日月宮，飾以金烏玉兔。宮前飛仙六人，子午之交，仙自耦進，度橋進三聖殿，已復退，立如常。今廣州猶有銅壺滴漏，亦元人制，第略仿其意，不能如宮漏之精美耳。

上元梅伯言先生《柏槐山房文鈔》有標題曰《記聞》者，事絕奇偉可傳，文尤簡重，足以傳之，移錄如左：杜奎熾，昌黎狂生也，以狂死。嘉慶戊辰應鄉試，書策後千餘言。言直隸官吏不能奉宣德意，旗民買漢人田，免租，漢人買旗民田，沒其田，且治罪，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。又民遇飢饉，毋得攜族過山海關，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。又言後之人君不以一權與人，大小事必從中覆，臣下皆無所為作，委成敗於天子；不能給，則委之律例，故權之名出於天子，而其實則出於吏。與其權出於吏，無寧分其權於臣。書聞，大臣訊之曰：「當年少，不知為此。」言指使者免罪，奎熾大言曰：「奎熾所言，皆忠孝事。天生之，孔孟教之，何者為指使。奎熾生十八年，今乃知孔孟為千古忠孝訟師。」訊者皆喑且怒，或叱曰：「汝沽名耳，何知忠孝。」奎熾曰：「然。奎熾誠沽名，然奎熾今死矣。公等為宰輔受大恩，萬一樹牙頰，論列是非，朝廷念大體，當不死。輕者罰一歲俸，至款段出都門，極矣。公等愛一歲俸不沽名，奎熾以性命沽名，奎熾誠沽名。」遂罷訊。

按：杜生之論，得之百數年前，雖朝陽鳴鳳曷逮焉。

清有兩張國梁，一雍正朝，雲南提督贈右都督張國■梁，諡勤果。一咸豐朝，江南提督幫辦軍務張國■梁，諡忠武，見《諡法考》。

前話記塔忠武戰馬，又有陳都督義馬，亦可傳也。道光辛丑，英艦犯廣州，都督陳建升御之沙角之炮台，死之。馬為英軍所得，飼之他顧不肯食；乘之，■是弗克止；棄之，悲鳴跳擲而死。三水歐陽雙南為賦《義馬行》云：

有馬有馬，公忠馬忠。公心唯國，馬心唯公。

公殲群丑，馬助公斗。群丑傷公，馬馱公走。

馬悲馬悲，公死安歸。公死無歸，馬守公屍。

賊牽馬怒，賊飼馬吐。賊騎馬拒，賊棄馬舞。

公死留■誇，馬死留■。死所死所，一公一馬。

滬上愚園有長短人各一，短人非甚短，長亦未足為長。按：宋岳珂《■呈史》云：「姑蘇民唐姓者，兄妹俱長一丈二尺。」又《五雜俎》云：「明時口西人，長一丈一尺，腰腹十圍，其妹亦長丈許。」倘愚園之長人見之，殆猶不敢望其項背矣。

歐洲各國，僧皆娶妻生子，與常人無異。吾國亦有之。《五雜俎》云：「天下僧，唯鳳陽一郡，飲酒食肉娶妻，無別於凡民，

而無差徭之累。相傳太祖湯沐地，以此優恤之也。至吾閩之邵武汀州，則僧眾公然蓄髮，長育妻子矣。寺僧數百，唯當戶者一人削髮，以便於入公門，其他雜處四民之中，莫能辨也。按：陶■《清異錄》謂僧妻曰梵嫂。《番禺雜記》載廣中僧有室家者，謂之火宅僧，則他處亦有之矣。又《百粵風土記》云：「僧多不削髮，娶妻生子，名曰在家僧。」

《四庫全書總目存目·交友論》一卷，明利瑪竇撰。萬曆己亥，利瑪竇游南昌，與建安王論友道，因署是編以獻。有云：「友者過譽之害，大於仇者過訾之害。」此中理者也。又云：「多有密友，便無密友。」此洞悉物情者也。自餘持論醇駁參半。西洋人入中國，自利瑪竇始。利瑪竇所著書，又有《二十五言》一卷。西洋宗教傳中國，自《二十五言》始。

東坡樂府《菩薩蠻·詠足》云：

途香莫惜蓮承步，長愁羅襪凌波去。只見舞回風，都無行處蹤。偷穿宮樣穩，並立雙趺困。纖妙說應難，須從掌上看。

按：詩詞專詠纖足，自長公此詞始，前乎此者，皆斷句耳。

吾國人精建築學者，嘗匯記之得數事。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，為都料匠，著有《木經》三卷，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。皓最工制塔，在汴起開寶寺塔，極高且精，而頗傾西北，人多惑之，不百年平正如一。蓋汴地平無山，西北風高，常吹之，故也。其精如此。錢氏在杭州建一木塔，方兩三級，登之輒動。匠云：「未瓦，上輕，故然。」及瓦布，動如故。匠不知所出，走汴，賂皓之妻，使問之。皓笑曰：「此易耳，但逐層布板訖，便實釘之，必不動矣。」如其言，乃定。皓無子有女十餘歲，臥則交手於胸，為結構狀。或云《木經》，女所著也。

明徐杲以木匠起家，官至大司空，嘗為內殿易一棟，審視良久，於外別作一棟。至日斷舊易新，分毫不差，都不聞斧鑿聲也。又魏國公大第傾斜，欲正之，計非數百金不可。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，而自與主人對飲。酒闌而出，則第已正矣。以伎倆致位九列，固不偶然。

又唐文宗時有正塔僧，履險若平地，換塔杪一柱，不假人力。傾都奔走，皆以為神。宋時真定木浮圖十三級，勢尤孤絕，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，眾工不知所為。有僧懷丙，度短長，別作柱，命眾維而上，已而卻眾工，以一介自隨。閉戶良久，易柱下，不聞斧鑿聲也。明姑蘇虎丘寺塔傾側，議欲正之，非萬緡不可。一遊僧見之曰：「無煩也，我能正之。」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，閉戶而入，但聞丁丁聲。不月餘，塔正如初，覓其補綻痕跡，了不可得也。三事極相類，而皆出遊僧，尤奇。

至於浙人項升，為隋煬帝起迷樓，凡役夫數萬，經歲而成。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。幽房曲室，玉闌朱■，互相連屬；迴環四合，曲屋自通；千門萬牖，上下金碧。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蹲於戶旁。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。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。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。帝大喜，因以迷樓目之云云。則雖失之導淫逢惡，然其經營締造之窮工極致，要亦迴乎弗可及矣。

竊意西人之於建築，唯是高堅巨麗，是其能事；若夫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，鉤心鬥角，藻周慮密，則吾中國古之良匠，殆未遑多讓焉。乃至喻皓、徐杲輩之神明變化，不可方物，不尤古今中外所難能耶。

世俗稱美人之材勇，輒曰十八般武藝，無一不精。斯語也，傳奇演義家多用之，蓋在百年或數十年前。迄今滄桑變易，火器盛行，往往一彈加遺，烏獲孟賁無能役，快劍長戟失其利，即斯語亦等諸務去之陳言矣。考明英宗正統乙巳夏，詔陳懷井源等練京軍備瓦剌，招募天下勇士。山西李通者，行教京師，試其技藝十八般，皆無人可與為敵，遂膺首選。十八般之名，一弓、二弩、三槍、四刀、五劍、六矛、七盾、八斧、九鉞、十戟、十一鞭、十二簡、十三槁、十四笏、十五叉、十六杷頭、十七綿繩套索、十八白打。

平南黎謙亨，乾隆戊子舉人，官涇州知州，著有《素軒詩集》梓行。其《甕玉行》有序云：「于闐貢大玉三，大者重二萬三千餘斤，小者亦數千斤，役人畜挽拽，率以千計，至哈密有期矣。嘉慶四年，奉詔免貢，詩以紀事。」詩云：

于闐飛檄馳京都，大車小車大小圖。

軸長三丈五尺咫，塹山導水堙泥途。

小玉百馬力，次乃百十逾。

就中甕玉大第一，千蹄萬■引行踟躕。

日行五里七八里，四輪生角千人扶。

又云：

詔書寶善不寶玉，嵯峨巨■卜輕錙銖。

所到之處即棄置，毋重百姓罹無辜。

又云：

大玉雕琢鑄其瑜，小玉鏟鑿為龜趺。

大書己未恤民詔，金寒石泐玉不渝。

按：貢玉大至二萬三千餘斤，殆古昔所未有。此詩足備掌故，因節錄之。

俗謂婦妒為吃醋。按「吃醋」二字見《續通考》：「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。」世以妒婦比河東獅吼，故有此語。嘗聞北地橐駝嗜鹽，日必飼以若干斤，否則遠行弗健。以橐駝吃鹽例之，則獅子吃醋，亦事所或有。

臨桂倪雲龍《桐陰清話》：阮文達平蔡牽，得其兵器，悉■鑄秦檜夫婦鐵像，跪於岳忠武廟前。好事者戲撰一聯，制兩小牌題之，作夫婦二人追悔口脛，其一係秦檜頸上曰：「咳，僕本喪心，有賢妻何至若是。」其一係王氏頸上曰：「啐，婦雖長舌，非老賊不到今朝。」公謁廟時見之，不覺失笑。

按：《簞曝雜記》：「李太虛，南昌人，吳梅村座師也。明崇禎中為列卿，國變不死，降李自成。本朝定鼎後，乃脫歸。有舉人徐巨源者，其年家子也，嘗撰一劇，演太虛及某巨公降賊後，聞大清兵入，急逃而南。至杭州，為追兵所躡，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，值夫人方入月，迨兵過而出，兩人頭皆血污。此劇已演於民間，稍稍聞於太虛。」云云。據雜記，則岳墳鐵像明末清初已有之，倪雲阮文達所鑄，未詳何本。

《桐陰清話》又云：「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，餘嘗見其拓本。略云：『人教坊者，准為官妓，另報丁口賦稅。凡報明脫籍過三代者，准其捐考。官妓之夫，綠巾綠帶，著豬皮靴，出行路側，至路心被撻勿論。老病不准乘輿馬，跨一木，令二人肩之。』」云云。此碑入金石話，絕新。

某觀察號鳳樓，行五。光緒乙巳、丙午間，薄游江南，參某督幕。公暇陶情絲竹，為秦淮名妓小五寶脫籍。其友某贈聯云：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五鳳齊飛入翰林。」署名「鳳倒鸞顛客」。扁云「二五為偶」。按：宋陳藏一《話腴》：「昌黎伯《和裴晉公東征》詩云：『旗穿曉日雲霞雜，山倚秋空劍戟明。』蓋以我之旗，況彼雲霞；以彼之山，況我劍戟，迴鸞舞鳳格也。」鳳倒鸞顛，略與迴鸞舞鳳，體格暗合。又小五寶之姊名小四寶，亦擅豔名，或贈以聯云：「小南強，大北勝。四美具，二難並。」亦工巧典雅。

錢唐張勤果由軍功起家，官至河南布政使，為御史劉寶楠所劾。疏有「目不識丁」語，竟對調潮州鎮總兵，旋擢廣東提督，轉山東巡撫。勤果夙工書法，模《聖教序》，得右軍神髓，自被劾後，刻「目不識丁」小印，凡為人作書輒於署名下鈐用之。

江寧諸生李仙根，名光節。咸豐間，闔門殉發賊之難，僅以身免。仙根工詩詞，擅丹青，跌宕饒風趣。有小印，文曰：「自成一家」。凡繪事愜心之作，輒鈐用之，殊忍俊不禁。

宋時廬陵永和市，有舒翁以陶器著稱，工為玩具。翁女尤善，號曰舒嬌。其壚甕諸色幾與柴哥等價。按：■專書談盜故者，世不多觀，問見數種，亦不具舒嬌之名，亟記之。

前話載清乾、嘉間于闐國貢大玉，重二萬三千餘斤。自來玉之大者，殆無逾此。相傳內廷節慎庫有大銀，猶為明代遺物，其重幾何，弗可得而考也，陟其巔必以梯。曩餘客京師，聞之友人云雲。

黃伐檀集《妒芽說》：「客有語予，人有以桃為杏者，名曰接。其法斷桃之本，而易以杏。春陽既作，其枝葉與花皆杏也。桃之萌亦出於其本，蕭然若與杏爭盛者。主人命去之，此妒芽也。」又《蜀語》：「七夕漬綠豆令芽生，名巧芽。」妒芽、巧芽，語並絕新。

蕙風曰：「吾廣右花匠最擅接花之技，如以櫻桃花接垂絲海棠，則先植櫻桃於盆，其本必蟠屈有姿致，僅留一二枝條，壯約指許。屆清明前，則就海棠撰其枝氣王者，壯相若者，與櫻桃之本姿致宜稱者，審定長短距離，削去其半，約寸許，同時於櫻桃枝近本處，亦削去其半，亦寸許，速就兩枝削處，密切黏合，以苧皮緊束之，外用海棠根畔土，調融塗護，勿露削口。若所接海棠枝距地較高，則植木為架，支櫻桃盆，務令兩花高下相若，無稍拗屈強附。迨至夏初，兩枝必合而為一，苧皮暫不必解，於海棠枝削口稍下，徐徐鋸斷。俾兩花脫離，即將削口稍上之櫻桃枝鋸棄，則本櫻桃而花葉皆海棠矣。他花接法並同。比見日本櫻花絕佳，竊意可以中國海棠之本接之。

宋人稱他人妻曰閨中，孫觀《鴻慶集·與惠次山帖》云：「忽聞閨中臥病，何為遽至此也。伉儷之重，追慟奈何。」元人稱妾曰少房，黃晉為義門鄭氏撰《青■連居士鄭君墓銘》云：「娶傅福，字世昌，少房徐偉，字妙英，皆前君卒，同葬縣東金村。」又宋濂撰《宣政院照磨鄭府君墓志》云：「越四年，夫人吳氏卒。越一十五日，少房勞氏又卒，■葬府君之穴。」

漁洋山人《詩話》云：「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為寥落，其寵姬蔡，萬曆癸卯，年七十餘矣，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。叔祖季木考功見之，為賦詩云：「白雪高埋一代文，蔡姬典盡舊羅裙。」滄溟清節可知矣。《西山日記》云：「李於麟解組後，構白雪樓，樓三層，最上其吟詠處，中以居一愛姬，最下延客。四面環以水，有山人來謁，先請投其所作詩文，許可，方以小舫舡渡之；否者，遙語曰：「巫師讀書，不煩枉駕也。」山人所記賣餅蔡姬，豈即第二樓中人耶。」又於源《鐙窗瑣話》云：「嘉興張叔未解元嘗寓西埏裡酒肆，其姬人母家也。後寓餅店內翟氏別業，有句云：「不妨司馬當墟客，來寓公羊賣餅家。」」是亦雅故關於賣餅者，而於麟蔡姬事，尤令人觸觸。

徐東癡隱居係水之東，高尚其志。李容庵為新城令，最敬禮之，與相倡和。李罷官，僑居歷下。繼之者東光馬某，亦知東癡之名，然每有詩文之役，輒發朱票，差隸囑其結撰，稍遲則簽捉無差限比。隸畏撲責，督迫良苦，東癡亦無計避之。時傅彤臣侍御裡居，數以為言。馬唯唯，然終不悛也。容庵知之，乃遣人迎往歷下，及馬罷官始歸。此與周青士館嘉善柯氏園，月夜吟詩，被郡丞季某杖逐事絕類。雅流遇信父，冰炭齟齬，率非情理可喻，思之令人軒渠。

清時以科舉取士，往往文人遺興，棘闈遊戲之作，或詩詞散曲，雖備極形容，太平俚詞滑調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偶閱《柳南隨筆》，載陳亦韓《別號舍文》，吐屬雅近名雋，風趣亦復乃爾，其辭曰：

試士之區，圍之以棘。矮屋鱗次，百間一式。其名曰號，兩廊翼翼。有神屍之，敢告餘臆。餘入此舍，凡二十四。偏袒徒跣，擔囊貯備。聞呼唱喏，受卷就位。方是之時，或喜或戚。其喜維何，爽塏正直。坐肱可橫，立頸不側。名曰老號，人失我得。如宦善地，欣動顏色。其戚維何，厥途孔多。一曰底號，糞囷之窩。過猶唾之，寢處則那。嘔泄昏聩，是為大瘡。誰能逐臭，搖筆而哦。一曰小號，廣不容席。簷齊於眉，牆逼於跖。庶為僥倖，不局不脊。一曰席號，上兩旁風。架構綿絡，藩籬其中。不戒於火，延燒一空。凡此三號，魑魅所守。餘在舉場，十遇八九。黑髮為白，韶顏變丑。逝將去汝，湖山左右。抗手告別，毋掣餘肘。

陳作是文之年，丁雍正癸卯，是科受知北平黃昆圃少宰，聯捷禮部試，偶病足未與廷對而歸。益讀書講學，肆力古文辭雲。

《帶經堂詩話》又云：「朱相國平涵《湧幢小品》載其嘗館一貴人家，其人奉齋。一日怒廚人，凡易十餘品，俱不稱意。朱笑謂之曰：「何不開齋？」」茲語誠足解頤。相傳乾、嘉間，京師某大叢林方丈某僧，以高行聞於時，尤善圍棋，某樞相亦有棋癖，過從甚密。其香積所供素面，風味絕佳，樞相食而甘之，輒命庖丁倣製。弗若也，則撲責之，屢矣，庖丁窘且憤，變姓名備於僧。久之，乃得其法：則選雞雛肥美者，擊析其至精，縷而屑之入面中，故汁濃而無脂，味鮮弗膩，蓋自是而高僧之譽驟衰矣。又輦下諸宅眷，一日，集某尼庵，為禮佛誦經之舉，虔誠齋潔。庖人以饌蔬至，經婢媼輩露索，然後入，雖滌器之布，亦必易其新者，而不知此新布之兩面，即滿塗雞脂。入廚後，沃以沸湯，可得最濃厚之雞法，蓋非此則筍菌瓜瓠之屬，不能使之悅口。凡茲之類，皆甚可笑也。

金陵張可度，字■筏。《廬山》詩云：「父居黃閣女崆峒，流水桃花石室中。多少男兒淪落盡，神仙卻讓李騰空。」見《漁洋詩話》。騰空者，林甫之女。李太白有《送內之廬山訪女道士李騰空》詩。相傳李林甫有女六人，各擅姿態，雨露之家，求之不允。於廳事壁間，拓一窗櫺，障以茜紗，日使六女戲於窗下。每有貴族子弟來謁，即使諸女於窗中，自擇當意者，托蹇修焉。若騰空固得道者，當不在此六女之列，其殆雞群之鶴耶。又茆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，居人不敢托宿，見《蔣說》。又王安石女最工詩，見《覺范》詩云雲，此浪子和尚耳，見《能改齋漫錄》。又蔡卞妻，亦安石女，工文詞。何權奸之多奇女子也。

煙草名淡巴菰，又名金絲薰，明萬曆時始有之。崇禎嚴禁弗能止，《樊榭山房詞》序云：「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。」按：「姚旅露書，關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。其妃死，國王哭之慟，夜夢妃告曰：「塚生一卉，名曰煙草，細言其狀，彩之焙乾，以火燃之，而吸其煙，則可止悲，亦忘憂之類也。」王如言彩得，遂傳其種。」云云。煙草之生，其事絕韻，後人更美其名為相思草雲。

前話載梅巧玲義俠事，茲又得程長庚軼事一則，亦可以風勵薄俗，愧當世士夫，亟記之。方長庚之掌北京三慶班也，有道具某，以非罪被劾，當褫職，旨將下矣。某憤不欲生，兼仰事俯蓄，唯一官是待，挽回乏術，則凍餒隨之，實亦無以為生也。戚友來慰問者，為之百計圖惟，殊未得一當。友人某，尤躊躇久之，忽拍案而起曰：「道是在矣！」則群起亟問之，友曰：「茲事回天大不易，非樞府斡旋不為功。方今黜陟大柄，操之恭王。唯程長庚，為王所最賞識，最信任。得其片言，冤可立白，曷姑試求之？」某亦瞿然曰：「誠然。幸嘗與長庚通鄭重。」則亟偕友往，婉切白長庚。長庚曰：「僕困跡軟紅，唯曲藝進身是愧，自好益復■■，向於王公大人，雖促膝氏掌，未嘗乾以私，尤不敢與聞官事。矧人微言輕，言之亦未必有濟，敢敬謝不敏，幸原諒，勿以諉卸為罪也。」某固請不已，友亦為之陳懇，至於再三。長庚曰：「幸被劾誠非罪，差可措詞，當勉效綿薄，視機會何如耳。」則亟謁恭邸，值王憩寢，良久，僅乃得達，王則詞謁者，謂將命胡遲遲也，並為長庚道歉仄。長庚白來意，主始有難色，謂旨已交擬，恐不易保全。既而曰：「爾固不輕乾人，事雖難，吾當盡力圖之。」長庚稱謝肅退，王曰：「少休，勿亟，吾正欲與爾閒談也。」詰朝，諭旨下，竟無某道褫職事，則參折已留中矣。某德長庚甚，齎厚幣，自詣謝。長庚拒弗見，餽物悉返壁，命侍者出傳語曰：「請某官還以此整頓地方公事，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。」且從此不與某道相見。有人問此事者，長庚力辨其必無雲。長庚字玉山。

梅巧玲名芳，其孫名蘭芳。按：王右軍父子，名並用之，例可通矣。

《賭卦》，清初王先生戒子弟之作：賭凶，無攸利。彖曰：賭，妒也。妒人之有，而先罄其藏。勝者偶而敗其常，獲者寡而失不可償。是以凶，無攸利。君子賭而業墮資亡，小人賭而離於桁楊，賭之為殃大矣哉。象曰：上慢下賊賭，後以嚴刑懲懲。初九，童蒙之嬉吝。象曰：童蒙之戲，漸不可長也。義方有訓，用豫防也。六二，誘賭以迷，往即於泥凶。象曰：誘賭，朋之傷也，往入其類，自戕也。六三，燕樂■■，乃賭乃戰，士以喪名虧行。象曰：燕樂■■，賭起爭也。喪名虧行，大無良也。六四，迷賭，晡不食，貲亡有疾。象曰：迷賭，夜以為明也，既亡其貲又疾，無常也。六五，夫迷不復，婦嗟於屋，良友弗告。象曰：夫迷不復，婦用傷也；良友弗告，不可匡也。上九，鑒賭有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吉。象曰：自鑒其禍，斷用剛也，中心有悔，易否為藏也。正義曰：賭者，小人之事，陰之類也。童蒙之嬉，陰未甚盛，有義方之訓以豫防之，則初吝可以終吉。鑒賭有悔，來復之象，故初

上皆陽爻。

西藏燈具，狀如弓鞋，俗傳為唐公主履，見《衛藏圖識》。夫曰俗傳，則其由來亦已久矣。是亦謂唐時已有弓鞋，不自南唐始也。

凡人有專長，則眾長為所掩。右軍善畫，而唯以書名；李白工書，而僅以詩顯。至如朱紫陽畫，深得吳道子筆法，則尤世所罕知矣。

巫山神女朝雲暮雨之說，向來詞賦家多用之，豔矣，然而褻甚。按：路史《集仙錄》云：「雲華告禹曰：『太上愍汝之志，將授靈寶之文，陸策虎豹，水龍蛟龍，滅邪檢凶，以成汝功。』」因授上清寶文，又得庚辰虞餘之助，遂導決決川。奠五嶽，別九州，天錫元圭，以為紫庭真人。」虞餘庚辰，據《楚辭》，乃益稷之字。雲華者，雲王母之女，巫山神女也。據此，則巫陽之靈，上清莊嚴之神，詎可以褻語厚誣之。曩餘作《七夕》詞，用銀河鵲駕等語，端木子疇前輩見而規誡之，評語云：「牛主耕，女主織，建申之月，田功告畢。織事托始，故兩星交會，明代謝以成歲功。世俗傳訛，以妃偶離合為言，瀆甚矣。」餘佩服斯言，垂三十年未嘗賦《七夕》詞也。

阮吾山《茶餘客話》云：「毛氏汲古閣藏書甚富，模刻亦多。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，其板多在昆明。駙馬者，平西婿也。」按：王名永康，蘇州人，錢梅溪《履園叢話》云：「初，三桂與永康父同為將校，許以女妻永康，尚在襁褓。未幾父死，家無擔石，寄養鄰家。比長，飄流無依，年三十餘，猶未娶也。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，始告永康。時三桂已封平西王，聲威赫奕。永康偶檢舊篋，果得三桂締姻帖，遂求乞至雲南，書子婿帖詣府門。越三宿，乃得傳進。三桂沈吟良久，曰：『有之。』命備公館，授為三品官，供應器具立辦，選日成婚，奩贈甚盛。一面移檄蘇撫，為買田三千畝，大宅一區，在齊門內拙政園，相傳為張士誠偽驛駙馬潘元紹故宅也。永康在雲南，不過數月，即攜新婦回吳，終未接三桂一面。永康既歸，窮奢極欲，與當道往來，居然列公卿間。後三桂敗，永康先歿，家產入官，真如邯鄲一夢矣。」按：據錢氏云云，永康在滇僅數月，阮雲書板多在昆明，殆未必然矣。

杭縣徐女士《彤芬室筆記》云：「長沙芙蓉鏡照相館曾為柳某攝影，其已故之妾，亦現影身側，形容宛肖。十年前，芙蓉鏡尚重攝以出售，湘人類皆知之。」茲事絕奇，其信然耶，則古者李少君、楊通幽、稠桑王老、趙十四輩召亡之術，何難能可貴之有。

明高則誠撰《琵琶記》，演蔡中郎贅入牛府，屬假托非事實，前人辨之詳矣。或謂其罵王四，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，亦臆說，無確據。按：唐盧仝《玉泉子》「鄧廠」一則略云：「廠初比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之子，有氣力，且富於財，亦臆說，無確據。廠曰：『吾有女弟，未出門，子能婚，當為展力，寧一第耶。』時廠已婿李氏矣，有女二人皆善書，廠之行卷，多二女筆跡。廠顧己寒賤，私利其言，許之，既登第，就牛氏姻，不日挈牛氏歸。將及家，給牛氏曰：『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俟。』泊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，列庭廡間。李氏驚曰：『此何為者？』奴白夫人將到，令某陳之。李曰：『吾即妻也，又何夫人？』即拊膺哭頓地。牛氏至，知其實已也，請見李氏曰：『吾父為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不能富貴，豈無一嫁處。其不幸豈唯夫人乎？夫人縱憾於鄧郎，寧忍不為二女計耶。』時李氏將列於官，二女共牽挽其袖而止。後廠以秘書少監分司。黃巢入洛，避亂於河陽，其金帛悉為群盜所得。」據此，則再婚牛氏，實鄧廠事。而院本以誣中郎，其故殆不可知。

唐蘇■聰悟過人，才能言，有京兆尹過父環，命■詠「尹」字。乃曰：「丑雖有足，甲不全身。見君地口，知伊少人。」即燈迷之拆字格也。

江淹夢五色筆事，自昔豔稱。按：馬總《大唐奇事》：「廉廣者，魯人也。因採藥於泰和，遇風雨，止大樹下。及夜半雨晴，信步而行，逢一人若隱士，問廣曰：『君何深夜在此？』仍林下共坐。語移時，忽謂廣曰：『我能畫，可奉君法，與君一筆，但密藏焉。』即隨意而畫，當通靈，因懷中取一五色筆授之。廣拜謝訖，此人忽不見。爾後畫鬼兵能戰，畫龍能致雲雨，畫大鳥能乘之而飛，尋復見神還筆，因不復能畫」云云。此又一事也，特彼文筆此畫筆耳。

《千字文》「律呂調陽」，「呂」當作「召」。按：唐《南阜羯鼓錄》云：「玄宗洞曉音律，由之天縱，凡是管弦，必造其妙。若製作調曲，隨意即成，不立章度。取適短長，應指散聲，皆中點指。至於清濁變轉，律呂呼召，君臣事物，迭相制使，雖古之夔曠，不能過也。」律召，即「律呂呼召」意。

道光季年，京師有人制聯云：「著、著、著，祖宗洪福穆鶴舫，是、是、是，皇上天恩卓海帆。」扁曰：「如何是好」。蓋二相饒有伴食之風，造膝時絕鮮獻替，唯阿容悅而已。然穆相嘗汲引曾文正，每於御前稱曾某遇事留心，可大用。一日，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，是夕宿穆相邸。及入內，由內監引至一室，非平時候起處。逾亭午矣，未獲入對，俄內傳諭，明日再來可也。文正退至穆宅，穆問奏對若何，文正述後命以對，並及候起處所。穆稍凝思，問曰：「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？」文正未及對，穆悵然曰：「機緣可惜。」因躊躇久之，則召幹僕某，諭之曰：「汝亟以銀幣四百兩，往貽某內監，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，炳燭代為錄出，此金為酬也。」因顧謂文正，仍下榻於此，明晨入內可。洎得觀，則玉音垂詢，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。爰是奏對稱旨，並諭穆相曰：「汝言曾某遇事留心，誠然。」而文正自是■■向用矣。

曾文正初入翰林，僦居繩匠衚衕伏魔寺，自顏所居之室曰藏雲洞，蓋寓出山為霖之意，及何桂清喪師失地，江南京僚聯銜請公督師，卒成偉業。故文正於江南人至為契合雲。

曾文正官翰林時，亦日書小楷，以備考差。適介弟忠襄讀書京邸。一日，有友薦僕至，文正不欲留用，而僕固求不已。文正曰：「此僕殊糾纏，吾竟無術遣之。」忠襄曰：「但以所書白折示之，彼必忽然捨去也。」文正怒之以目，所謂善戲謔兮，此固無傷怡怡之雅。

咸豐初年，左文襄以在籍舉人就張石卿中丞之幕。張公去位，駱文忠繼之，信任文襄尤專。文忠每公暇適幕府，值文襄與幕僚數人，慷慨論事，援古證今，風發泉湧。文忠靜聽而已，未嘗置可否。世傳文忠一日聞轅門鳴炮，顧問何事。左右對曰：「左師爺發軍報折也。」文忠頷之，徐曰：「盍取折稿來一閱？」當繕發之前，未嘗寓目也。當時楚人或以「左都御史」戲稱文襄，意謂文忠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，而文襄權尚過之也。文襄練習兵事，智深勇沈，感激文忠國士之知遇，為之集餉練兵，選用賢將，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眾。復分兵援黔、援粵、援鄂、援江西，而即以為屏蔽吾■■之至計。文忠得以雅歌坐嘯，號為全楚福星。天下不患無才，患知才不能用，用才不能盡，若文忠之有文襄，信乎能盡其才者矣。

咸豐初年，蜀中童謠云：「四川軍務惡，硝磺用不著。若要川民樂，除非馬生角。」末幾，朝命蕭啟江、黃熙先後籌辦防剿，迄無成績。蕭黃、硝磺同音，所謂「硝磺用不著」也。迨駱文忠開府，內而藍朝鼎、李短衲成擒，外而石達開授首，星周甫易，而全蜀肅清。駱字從馬從各，蜀音各與角同，所謂「馬生角」也。華陽王息塵廉坊云：「文忠之薨也。先數日寢疾，息翁之居，距督署只赤。某夕深坐，俄聞靈風颯然，聲振屋瓦，若龍陣之驟驚也。頃之，聞節轅鳴炮九，知驂鸞騰天矣。」生為屏臣，歿為明神，可知傳說騎箕，詎謬悠之說耶。相傳文忠督川時，蜀民見其摧陷廓清，用兵神速，以為諸葛復生。其後雙目失明，僚屬來謁者，或手捫其面目，耳聽其聲音，輒辨為某人，與之談論公事，百不失一云。

石達開，廣東花縣人，與駱文忠同縣。相傳達開被擒，有幼子，求文忠宥之。文忠留養署中數年，雖教誨備至，頗桀驁露圭角。或與之言志，則曰：「唯有為父復仇耳。」或以告文忠，乃揮涕密燬之。達開固英物，擅文武才，甚可念。文忠之未能恕然，非必推情桑梓也。

合肥相國李文忠，生平未膺文柄。光緒乙未春，由直督召入，寓賢良祠。令人於廠肆購《講義》、《制藝》等書，為會試總裁之預備。乃竟未得簡，亦缺憾也。

李文忠之封翁，諱文安，道光戊戌進士。官刑曹時，為提牢廳坐辦，著有《提牢紀事詩》，蓋旨在恤囚也。吳縣潘尚書文勤為開板於京師。論者謂文忠位極人臣，為積善之餘慶雲。

李文忠督直隸時，某年，以「麥秀兩歧」入告，御史邊壽民劾之，有「陽為歸美於朝廷，陰實自譽其政績」之語，文忠致函謝過焉。

李文忠任直督時，某年壽辰，僚屬制錦稱祝，天津守某領銜所撰壽文，先呈文忠閱定，文集葩經，用「我公東歸」句，誤作「我公西歸」，文公戲作公牘語批其後云：「本部堂何日西歸，仰該守查明稟覆。」太守見之，主臣無已。

蘇州潘蔚如中丞初以巡檢需次保定，每衙參，恒以市車往，有御者某姓輒受顧，習矣。某日，值某御者不在，潘遂顧用他車。越日見而問之，御者言：「因妻病，弗遑執鞭也。」問何病，則絆戀愆期。圓的不施，數閱月矣，於婦科為險證，往往弗治。潘固夙諳岐黃家言，謂御者：「我善醫，曷御我往診？」御者亟鞠跪謝，御潘至家，為診之。方再易而病癒。明年，潘補蘆溝橋巡檢，時那文誠總督直隸。一日，潘忽奉五百里札調，大驚，不解其故。星夜晉省，面謁首府探詢，亦不知所為。第為先容，則立予傳見。蓋文誠之女公子，已拴婚恭邸為福晉，嘉禮將屆，乃嬰疾，與某御者之妻同，{比土}歷諸醫，悉窮於術。適某御者執役督署，知潘之善醫也，輒稱道弗去口，輒轉達於文誠，故亟札調。洎入診，益復澄思研慮，竭盡所長，蓋未幾而霞侵鳥道，月滿鴻溝，女公子當浣濯矣。及既為福晉，德潘甚。旋恭邸枋鈞，潘蒙不次遷擢，竟開府貴州，所謂一藝成名者矣。

武進湯貞愍由蔭生起家武職，工詩善畫，篤嗜風雅，著有《琴隱園集》。咸豐初年，官江寧副將，日與起桓者處。有寅僚某，好讀《三國志演義》，自詡知兵。一日談次，謂貞愍曰：「凡人作善，子孫亦必善人。故孔子之後，生孔明也。」忠愍微笑曰：「或亦未必盡然。孔子下便是孟子，何孟子之後，乃有孟德耶？」聞者為之忍俊不禁。

相傳胡文忠撫鄂，長白文恭領兼圻，兩公稍不相能。既而文恭欲媾解，顧未得當。會文忠太夫人板輿就養，文恭親自督隊郊迎，文忠感其禮意，成見冰釋。由是事無巨細，悉銳身任之，遂成中興大業雲。

王逋《蚓庵瑣語》云：「崇禎甲申，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，能李少翁追魂之術，又善寫照。其法書亡者生歿忌日，結壇密室，懸大鑑於案南，設胡牀於案下，牀黏素紙，持咒焚符七七。視鑿中煙起，則魂從案下冉冉而升，容貌如平生。對魂寫照畢，魂復冉冉而下。亡四十年外者，不能追矣。此可與長沙芙蓉鏡照相消息互參。

滬上熟肉店不下數十家，無一非陸稿薦者。相傳陸氏之先設肆吳閫，有丐者日必來食肉，不名一錢，主人弗責償也。後竟寄宿店廡，亦不以為嫌也。丐無長物，唯一稿薦，一日，忽棄之而去。久之，店偶乏薪，析薦以代，則燻炙香聞數十里，因以馳名。繼此凡營是業者，即非陸姓，亦假托冀增重雲。

從滬尹假觀秀水王仲瞿《煙霞萬古樓詩文》，奇作也。其《彌子之妻題》一首尤藻彩斑連，如古蕃錦。甚惜。福州梁氏《制藝叢話》中乏此珍秘，亟錄如左：

倖臣得其女妻，怨耦也。蓋彌子嬖人，而妻則顏氏子也。妻者齊也，何其遇人不淑耶。嘗謂婦人從夫，淑女而竟適弄臣，亦閨房不幸事哉。腐木不可以為柱，卑人不可以為主，亻辰子狡童，袒腹而登女之牀，君子讀《詩》至「雉鳴求牡」，鮮不歎靜女他離，而乃有東家之子，且為蛩蛩巨虛，負而走者。衛靈公，煬灶之君也，狎比狡童，老而好色，愛彌子瑕者，一朝眾蔽。而其時顏離由，實有季妹，待年未嫁，瑕一美丈夫也。矯駕君車，入門布幣，爰是御輪三週，居然牢食，終成婦禮。衛人醜之，以為聘則為妻。彌子瑕之鄉里也，男子而行婦道，則淫而不交，人笑其贅無膚也。彌子私後車之情，豈不曰與為雞口，寧為牛後耶。婦人吉而夫子凶，君子不與艾豕慶家人之卜。丈夫而薦男歡，則女而不婦，人笑其尻益高也。彌子戀前魚之愛，豈不曰與為雄飛，寧為雌伏耶。子南夫而子皙美，君子且與妻豬傷歸妹之窮。夫彌子，以色列人者也，萬歲千秋之後，且樂得身葶螻蟻，於妻何愛。則魚網鴻離，安知為彌子者。不巽在牀下，而彌子妻者，不鸚鵡鵲，東家食而西家宿也。烏鳥寵雌雄之愛，馬牛奔臣妾之風，此狡兔三窟，所謂高枕而臥者，亦彌子莫須有之計，而妻亦危矣。拔茅茹以其匯微，使二難可並，何不貫魚而並寵，況鯨梁笱敝，君妃亦愛少男，則尤物移人，臣敢獨修其帷薄。而妻則愀然憂曰：「是謂我不祥人也，妾自明詩習禮以後，絕未嘗私邁狐綏，豈今日履兩雙，忽欲乞國母禁鬻，分驪姬之夜半乎。」密雲不雨，命蹇而遇其配主，則怒呼役夫。一與齊而終身不改，此賈氏如臯，三年不笑者也。太甲戒比頑之箴，而女歡嘗不敝席，食含桃以其餘進，使兩美可合，何妨齧臂而同盟。況宋野人歌：「君淫又多外嬖，則雞晨家索。」臣敢不獻其袞曰衣。而妻則戚然悲曰：「彼何其不丈夫也。妾自施衿結縵以來，絕未始偷乾吠，豈今日苔黃桑落，復欲托雌兔迷離，續枯楊之衰梯乎。」董牛不牯，色荒而見此金夫，則泣訕良人。吾見憐而何況老奴，此息媯生子，三年不言者也。丹朱為朋淫之祖，而鳥獸猶不失儷。噫，連稱媮仲妹於宮，而顏氏棄其良娣，則當日鳩媒不好，亦宜如向姜絕莒而歸，而何以鶉雀無良，必欲同偕其老。聲伯嫁從妹於人，而顏氏愛其嬖嬖，則當日羊無亡血，亦宜如紀姬寧而去，而何以F 2 9 髦難棄，不能自下其堂。由此觀之，宋司徒女赤而毛，尚得自求佳配；徐吾犯妹喜而豔，猶能自擇良姻。顏非敝族，何至使靜女包羞，失身箕帚，反不如嬰兒子至死不嫁，為北宮氏之老女也。向使彌子瑕者，色不衰，愛不弛，靈公虎欲逐逐，蒙輦歸閫，則亦若齊懿公納閫職之妻，命其故夫驂乘，而彌妻脫簪珥待罪永巷，速崩贖操刀之禍，亂豈不自婢子始哉。故曰：「倖臣得其女妻，怨耦也，非嘉耦也。」或曰：「彌子，賤臣也。室有伉儷，儼然與雞冠劍佩之大賢，爭良娣袂，夫亦何幸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瑣瑣姻婭，則無無仕。」婦人從夫，而後人傷其失身，此士君子不求巷遇，大丈夫不肯枉尺而直尋。

康熙六十年辛丑，台灣民朱一貴作亂。先是，一貴於康熙五十二年之台灣，居母頂草地，飼鴨為生。其鴨旦暮編隊出入，愚民異焉。相傳一貴能以兵法部勒其鴨，此視蝦蟆教書、蠅虎舞涼州，尤為奇絕。